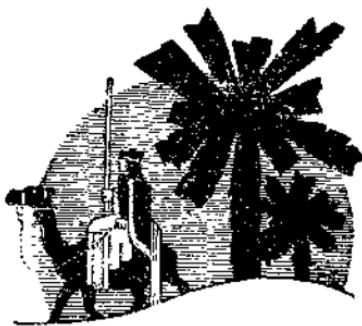


隨
索
隨
筆



下冊

廣益書局刊行

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再版

隨園隨筆

校閱者 胡協寅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二七號

分發

各省廣益書局

洋二裝定價一元八角

新式隨園隨筆卷下

政條類

■漢詔有四

漢皇帝下書有四：一曰策書，長二尺，短者半之，免三公用之，蓋用尺一木而兩行書之也。二曰制書，三公用璽，尚書加印，露布州郡。三曰詔書，如告豫州刺史鴻煥是也。四曰諒勅，其文曰有詔勅某官云云，金石錄言之甚詳。又臣上書不稱姓，惟拜鮑顯爲司隸使稱姓曰俾知忠臣有後詔惟赦贈露封，餘俱尙書令重封。

■唐詔有七

唐世王言之制有七：一冊書，次制書，次勞慰，次勅，次云云，惟除拜公卿用之，白麻紙書封付閣門，集朝士折之，讀畢，擇日備禮以付其人。自制書以下皆用黃麻紙，老杜詩黃麻似六經是也，見六典。石林燕語又言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簡，以竹爲之，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曰勅，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黃藤紙，赦書用綢黃紙，始正觀間，取其不蠶也。紙以麻爲上，藤次之，用此爲重輕之辨。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之白麻。今制不復以紙爲辨，號爲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曰發曰勅，蓋今手詔之類，而勅牒乃尙書省牒，其稱音一等也。

■死後贈官

死後贈官，始于春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生而立祠

生祠始後漢李憲傳。廬江陳衆說降淳于臨，臨德之，立祠曰白馬陳從事。演繁露以爲始於于定國爲東海郡也。按秦始皇自立極廟，漢帝皆生自立廟，所稱廟成之廟號爲太宗。賈誼之言，卽今生祠之始。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定七廟之制，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左爲文帝廟，號高祖，昭穆右擬帝號曰烈祖，穆祧是生而立廟，且定號矣。

■生而賜謚

生而賜謚者，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析朱鋤謚曰成子，是也。然何屺瞻得宋本左氏杜註云：「二臣皆死而賜謚，傳終言之。」審是則非預因之禮矣。然下文以齊氏之墓田與之，則未必非賜之于生前也。屺瞻好爲異說，如以漢書士卒薨藻爲薨葬之類，薨葬見馬融廣成頌注芭蕉也，於士卒二字，文義不屬。

■隨嫁復姓

祥符八年，進士朱說，卽范文正公也。公隨吳夫人改嫁范氏，仍姓朱，登科後復姓范氏，母封吳國夫人，歐公神道碑直書不諱。

■封本生父母馳封外祖叔父

封本生父母，古未有也。宋李昉爲相，始奏封叔父超、叔母謝氏。唐權文公請貤封外祖，詔從之。劉總亦貤封外祖，其制誥曰：「段公威德當流慶于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于祖母。」其外祖張懿也，封尚書。

致仕有異說而親老歸養有例

北史辛雄有祿養論，言不從政者專指庶人力役之征，所謂家有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也。仲尼論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魏孝明帝深納之。晉庾純以父老不解官被劾，齊王攸曰：「純父八十有一兄弟五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且其父年尙未九十，不爲犯令。」云云。然則親老歸養，晉朝久有此例。

國忌停刑

唐太和七年，勅國忌日禁飲酒舉樂，其日不合釐務官曹，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律固無妨要，臺府不得舉奏，見舊唐書。蓋因御史臺奏均王選國忌日於私第，決科作人故降此詔。元相詩云：「狼籍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亦其證也。唐以前則不可考。

緊急文書

今之緊急文書，日行六百里，以爲至速也。按漢書劉屈氇乘疾置爲急遞，日行四百里。趙充國在金城上書，在六月戊申，而七月甲寅璽書下矣。從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返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而來往只七日。唐明皇幸洛時，八月己卯夜，權楚壁作亂，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止三日。其衰朝文書至遲慢者，契

丹從易州入恆州，杜重威以甲寅屯中度，而晉後主以己未日知，是不過四百餘里路，而驛報遲至七日方達。大梁俱見通鑑。

加耗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爲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勤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爲償欠故，以至破家竭產，正爲是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每石取二升爲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謂加耗者是也。

行香

南史王僧達好鷹犬，何尚之設入關齋，集朝士行香，次至僧達，此行香二字，見史傳之始。而畢仲荀幕府燕間錄，以爲始于北魏高歡執香爐從靜帝步行，齊梁效之，以香末薰手。唐文宗禁之。石晉天福中，資政奉志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見西溪叢語。齊文宣天保元年制，每月朔行香，見能改齋漫錄。以焚香見漢武祭天人故事。三國志交州太守張津焚香讀道書，于吉焚香禮拜。魏書曰：「魏武春祠臨祭，以手擬水而不盥。」雲麓漫抄曰：「周人尚臭，今易柴燎爲焚香者，二氏之說也。故朱子與邱瓊山俱極言其非古。」

米價一則

或問開元時斗米三錢，似乎米價太賤。余按漢書食貨志，宣帝時穀至石五錢，則比唐時米價更賤矣。元帝卽位，齊地饑，穀石三百餘，王莽之亂，人相食，米載石二千耳。又嘗聞明史王文傳蘇松漕糧文，請每米四石折銀一

兩民以爲便，亦疑米價太賤。後見正德二年吳縣申報米糧時價文書，白米一石，紋銀二錢。又見申文定公與其子家書云：「吳下大荒，民不聊生，米價每石貴至六七錢，汝在京作御史，可速上疏請皇上振濟。」可見開元斗米三錢之說，非史家溢美之詞。

漢書馮奉世傳稱是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元。次山集稱米一斛，佔四百，爲貴似唐之米價，已較漢爲增矣。金鑄子嘉靖癸丑京師大饑，人相食，米每石二兩二錢，蓋今日之平價也。洪武二十八年，每銀一兩折米四石，見王圻續通考。東方朔告武帝以鄴杜之間，畝收一鍾，賣一金，今安得有肥田如是？賤價者乎？惟元史職官志，每俸米一石折銀十二兩，何價貴至此？殊不可解。

■漢金多銅少

東漢祠廟碑碣，凡士民出錢至百文者，無不高列姓名，洪氏隸釋以其時爲錢重幣輕之證。余案班氏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一流，直錢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錢千，是金銀多而銅少之證矣。

■熱勅

宋號敕書曰熱勅，見長編。

■兩議

今六部奏事，公卿意見不同者，許其兩議。按呂刑曰：「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孔疏有并兩刑者，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之上，故并亦上之。此卽今奏

事兩議之濫觴。

■聽情

今受人囑託，謂之聽情。按漢書王子侯表沈勗夷侯受元狩五年，坐爲宗室聽情，不具宗室，耐爲司寇。顏註受爲宗正人，有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于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獲罪也。又鮑宣傳諸寄爲姦，大抵皆今之聽情請託也。

■利債不得過三分

今定例放債取利，不得過三分。按漢書王子侯表旁光侯般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師古註，以子錢出貸人，律合收租，匿不占，取息利又多也，是亦禁重利滾剝之先聲。

■花押

東觀餘論曰：「唐太宗許臣下草書奏事，惟名字不草。」後人于正書名字之下，加草字，遂爲花押。安祿山押山字，以手指三撮。王荊公押石字，性急潦草，人以爲類反字。一見曾慥類說。一見石林燕語，皆言唐宋人未有私押，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韋涉之五雲體，亦是花押也。余按韓非子言田嬰具押券斗石升合之計，鄭司農註周官質劑，有空手券畫指券之說，亦花押之類。集古錄有五代帝王將相署字一卷。魏志謀誅司馬昭已書詔矣，帝方食，優人雲午唱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勸帝著押也。岳珂古冢盆杆記晉永寧元年，斂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領軍無數，一時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

■ 檄頭

春秋正義引魏晉儀注，寫表有出格，出格者今之檄頭也。然金石錄稱唐之中岳嵩山碑，書皇帝太后不跣行，不空格，則檄頭之禮猶未盛行。

■ 監帖

嘉靖下廷臣于獄，命司監獄者察其語言動靜而密奏之，雖諧語必以聞，號監帖，見明史沈東傳。

■ 籠門

宋制，紫宸垂拱，常朝遇雨，則傳旨拜殿門下，謂之籠門。

■ 抱告

周禮小司寇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今有官職之人與人訟，必使家人爲抱告，所以貴貴也。按左氏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匱聽之。王叔伯輿原被告也，其宰與大夫，則抱告也。又衛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理，亦是抱告之濫觴。

■ 會審

漢書杜延年傳治燕王獄時，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雜治者今之會審也。

放告日期

今州縣放告收呈，俱有日期。按周禮朝士掌九棘三槐，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期內聽期外不聽，似卽今之放告收呈矣。

烟戶冊

今州縣造男女口數，號烟戶冊。按周禮司民之職，掌萬民之生齒，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獻之於王，王拜受之。鄭註，登上也，下去也，蓋卽今之烟戶冊。論語式負版者亦此之謂。

埋路斃招戶親

今有窮民斃於道路者，官爲掩埋，招其親屬。按周禮蜡氏之職，掌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焉，書其日月，懸其衣服，以待其人，是卽今埋路斃招戶親矣。

夤夜入人家登時打死勿論

今律文有夤夜無故入人家，登時打死勿論之條。按周禮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鄭註，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當漢時定律已如是也。

過失殺

今律過失殺有罪收贖，惟殺尊長者死。按尚書呂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孔疏引漢律和御藥不如本方，治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皆死。乏軍興者斬，卽今過失殺尊長者死之律文矣。

■預支俸薪

今官吏不及支俸日期而借領之，號曰預支。按後漢書黃門從官蹋陳蕃曰：「死老魅復能奪我稟假否？」方密之以爲稟假者，卽今之預支俸薪工食也。

■畫題判行

今外省官行事曰判行，朝內官奏事曰畫題，畫題者卽著押之謂。按後漢書黨人傳曰：「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書陳伯之刺江州不知書，得文牒但作大諾，卽畫題判行之類也。或以唐韋陟之五雲體，五花判事，皆作諾類也。

■買缺

今外省衙門書吏，都有窩缺，授受必以錢。按文苑英華褚遂良上疏請禁捉錢令史，似亦買缺之類。大抵晉魏以前功曹計吏，皆太守刺史辟召士人而爲之，旋卽薦之于朝，爲正途出身。唐宋以後，此法不行，遂相沿有窩缺盤踞作姦，棄水心所謂工人世界是矣。

■滿貫贓

今律以百二十兩爲滿貫贓，按漢書薛宣傳、宣牒高陵令楊湛曰：「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顏注當時律條贓直十金便至重罪，是滿貫矣。

絹尺

宋沈慶之夢得絹二疋，曰：「兩疋八十尺，我當八十而終。」然則六朝之絹，以四十尺爲一疋，今無此長絹矣。

詳文

今文書申上者，號詳文。按左傳成十六年，詳以事神，注善用心曰詳。宋史職官志熙寧四年，置檢詳官，疑卽詳文之所由始。

稟帖

今人以下官啓事于上者曰稟帖。按尚書說命曰：「臣下罔攸稟令。」蓋因是以相沿之義也。孝文本紀吏稟當受帶者，師古注稟給也，不作白事解。

招冊

今官府畫案，皆有招冊序事之原委，及兩造口供。按漢書外戚傳、宣帝卽位，尋求外家，求得王媼，媼有供詞一段，嚴翁翼言嫁劉仲卿事。又孔稚圭集有奏上王免在獄中殺劉興祖事，皆瑣屑詳盡，而古雅可誦，是當時之招冊矣。

宮門請聖安

今督撫入朝，皆先著短後衣，赴宮門請聖安，方歸私第。按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入朝未見天子，不入私第，是此禮唐已載之，漢魏猶未見明文。

朱墨筆

今官府判行者用墨筆，已行者用朱筆。按北周蘇綽傳，綽每判事，硃出墨入，是卽朱墨筆之所由始。

咨覆文書

今外省官府有咨覆文書，將事理明白申覆。按漢書馬援傳，援在隴西上書，請鑄五銖錢，三府以爲不可行。及援還朝，乃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乃隨牒解釋，是卽咨覆文書之意。

蜜章

蜜章見山濤傳，古封贈之典，不用刻印，以蠟爲之，故喬行簡贈祖母制云：「欲報含飴之德，可稽制蜜之章。」

批駁

今上司不允下議，號稱批駁。按前漢刑法志，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王球貽謀錄，給事中掌封駁司，不可一日無。柳宗元有駁復仇議，其所由來者久矣。

■事件

說文件分也，從牛，牛大故可分。韓昌黎集有論張平叔鹽法條件，杜牧文有件其事如左等語。

■查辦

辨字最古，左傳富父槐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查乃泛查之查，水中浮木名也，未知何時借用正字，通云「查考察也」，亦因後人有查辦之說，故附會云爾。

■行在

蔡邕獨斷行在者，行之所在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所奏事處皆爲宮，故曰行在。

■投履歷

水經注引宜都記曰：「目所履歷，未之有也。」履歷二字始見，今下屬見上官，必先呈履歷。按漢書朱博傳，博命游徼王鄉賈闕閣諸府，宋制百寮未參選者具脚色，似即今之投履歷矣。世說夏侯榮能記人爵里，刺刺即履歷也。

■甘結

東漢書劉般傳，檢結失實，當是令人出結之結字，初見史傳者。

文東武西

史記叔孫通傳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漢書尹翁歸傳田延年行縣至平陽召吏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曰「我文武兼備」

插耳箭

漢書原涉傳諸豪請于尹公曰「原臣先犯法不得赦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謝罪于君威亦足矣」

岸獄

詩經宜岸宜獄潛邱劄記鄉亭之獄曰岸漢浩商爲義渠長所捕者亡乃取其母與緇猪繫都亭是也今有獄而無岸矣通雅岸卽狴犴之岸龍九子之一善守護故名

稱謂類

避諱可笑

避諱始于秦始皇以莊襄王名楚改楚爲荆己名正改正月爲一月漢因之改盈日滿徹日通此後甚于六朝而唐沿之殷仲堪不肯稱父名于君前曰「臣進退惟谷」晉鄭后名春改春秋爲陽秋王宏以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爲敏此後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父名舉子不得于高姓主司門下登科父名龜子爲主司黜歸姓者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宜乎。孫休之八子，有靈菴之名，梁之四公子，有仇讎之號矣。又政和間，考試官遇大哉堯之爲君，及君哉舜也，字句皆避，以爲哉與災音同，正蔡京當國時，小人諂媚行徑，更可笑者，君上爲臣子，避諱而改朝廷之官名，建隆初，慕容彥劍、吳廷祚皆拜使相，因彥劍父名章，廷祚父名壇，爲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同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相父皆名舉，遂改提舉書局爲提領。善乎杜祁公曰：「父母之諱，在我而已，于人何與焉！」抵某任吏來請諱曰：「我無所諱，只諱枉法贓。」

■不避諱更可笑

六朝避諱苛嚴，已屬可笑，乃有祖孫同名，若雁行兄弟，犯不避忌，如南朝王悅之父靖之，祖獻之，曾祖義之，是四代祖孫同一名也。晉王彪之之子臨之，孫納之，曾孫准之，元孫輿之，輿之子進之，是六代祖孫同一字也。且有子而字父者，晉書胡母輔之子謙之曰：「彥國不得爾。」王濤自照鏡曰：「王文開生此兒。」豈他人不得稱父字，而子乃得稱父字，豈不更可笑乎？宋書林邑國王名陽邁，夷人以精金爲陽邁，故其子亦名陽邁，尤奇。

■謚因諱改

唐代宗卽世宗，宋真宗卽元宗，皆因諱而改也。臣下亦有然者，宋丞相史嵩之謚忠簡，以家諱改謚莊簡，學士蔡杭卒謚文簡，以犯祖改謚文肅。

■避諱改國號改地改官

爲子孫避諱，而改祖宗之國號，唐以中宗諱顯而稱高宗之顯慶爲明慶，避明皇之諱隆基而改高宗之永隆。

爲永崇。爲臣避諱，而改地名者，晉咸和元年，王舒拜會稽內史，以父名諱，不作會稽，詔改會稽爲鄧是也。若羊祜爲荊州刺史，州人改戶部爲祠曹，是又因懷恩德而改官名也。

■兼避字諱

自六朝避諱之風太甚，遂兼字而諱之。魏常林年七歲，父黨造門，問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庾翼子爰問孫盛子，放安國何在？放答曰：「在庾稚恭家。」童蒙訓曰：「晁氏家風，呼外姓尊長曰某姓第幾伯，某姓姑夫，不敢字也。」馬永鄉見劉器之間，王築安否？劉曰：「王學士安。」退而語人曰：「某後生不宜稱前輩表德。」張子厚爲呂東萊表兄，與書未嘗呼字，楊應之有尊行在朝，呼應之，應之不答。或云：「朋友宜呼字，而尊不得字卑。」杜預則云：「稱其父子于人子之前，子有所尊而不敢當，非諱之也。」

■避諱釀成人命

容齋隨筆：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爲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往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不見鄴憂畏，一夕雖經于堂，文紀坐謫石州司馬。

■古稱字最貴

今人稱呼有某翁某老之稱，且稱之於少年，非禮也。按禮冠而有字，以表德也。春秋之義，以稱質者，然二百年中，亦不過十二人而已。子貢以字稱師，子思以字稱祖，袁盎兄子種，以字稱叔，匡衡傳匡鼎來，張晏註，是衡字，引衡書匡鼎白以證之，而顏氏譏衡不宜自稱其字，可知稱字最尊。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輩不呼其名，故